

四十岁，学会舍得

[厦门]留丽灵

老同学聚会，年轻时是热闹，中年以后更像是一场考试。上个月我便误入了这么一个“考场”。当年一个寝室上下铺的姐妹，有人当了校长，有人评了正高。聊着聊着，那些“正高级”“学科带头人”的字眼从一张张嘴皮子上轻巧地滑落，像一颗颗小石子，不偏不倚地落入我的心田。

同样是教书二十年，差距就这么明晃晃地摆着。

那晚我失眠了。不是嫉妒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闷。是我不够努力？还是我走错了哪一步？这些问题像蚂蚁一样，啃噬着我，让我觉得自己这些年好像白活了一场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班里那个总考倒数的小男孩。毕业前夕，他悄悄地塞给我一封信，最后一句是：“老师，您是我在学校里最信任的人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心里那团堵了一夜的浊气，竟悄悄散了一些。

有些东西，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。而有些东西，你一直都有，只是忘了低头去看。

我想，人过四十，要学会的第一件事，大概就是不再和别人比了。比较是世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你拿自己的日常，去比别人高光时刻；拿自己的中级职称，去比别人二十年的步步为营。这就像拿一把尺子去量海水有多深，什

么也没量出来，还把自己弄湿了。我渐渐发现，当自己不再盯着别人的跑道，自己脚下的路自然就看清了。这条路没有主席台、没有颁奖礼的特殊活动，但现场有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，更有一句句藏着真心的话语。

于是，我开始试着放下那些虚名。

职称当然重要，但它不是人生的全部。我见过有高级职称的同事每天愁眉苦脸，也见过中级职称的老师被学生围在中间笑得像个孩子。名头这东西，像风，抓得住一时，挡不住它从指缝里漏掉。真正让你站稳的，从来不是胸口的牌子，而是手里的活、心里的爱。

我也慢慢松开了那口“不甘心”的气。

年轻时总觉得自己本可以再往前冲一冲，本可以再主动争取一下。这种不甘心像一块压在胸口的石头，压了好多年。最近，我想通了，那些走得比我快的同学，未必比我更努力，只是他们刚好踩在了某个点上。人生很多事情不讲道理，就像种庄稼，有的地肥沃，有的地贫瘠，你不能怪自己没长出别人那样的果实。把石头放下，胸口透进来的那口气，叫释然。

与此同时，我推掉了很多不必要的热闹。

年轻时怕落单，饭局、聚会、

各种应酬，能去都去。好像不去就会错过什么，就会被人遗忘。后来发现，那些热闹大多是在消耗时间，消耗精力，消耗我对自己的诚实。现在我更愿意把饭后的时间留给家人，或者一个人去操场走几圈。安静下来之后，心里反而更满当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终于原谅了自己的不完美。

我们都被“要做最好的老师”这句话绑架了太久。可什么是最好？是职称最高？是成绩第一？还是每个孩子走出校门时，心里带着一丝暖意？我选了后者，也就意味着我永远无法在“世俗成功”那张卷子上拿满分。但没关系，我允许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、认认真真活着的人。这一关过了，整个人都轻了。

剩下的日子，我打算认认真真上课，高高兴兴生活。那间教室里的粉笔灰，那些孩子歪歪扭扭的字迹，还有每个傍晚窗外的晚霞——这些，才是我真正拥有的。

而它们，够好了。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台风

[扬州]肖德林

那年的台风叫“梅超风”。我回家乡的时候，“梅超风”也在海上赶路，汹汹乎哉，从空气里已经嗅到了它燥热不安的气息。

正逢中秋放假。我们要赶回去与父母团聚。

一路上“梅超风”的外围扰动不断加强，天上乌云像千军万马般慌不择路，后面隐隐的雷声像不断甩起的响鞭。

风从海上来，我们逆风而行。行至半程，车窗上不断溅出雨点，先是点，后来成线，最终一片片落下，在玻璃上砸成烟雾。再看，满世界风声鹤唳，所有的树叶都竖立起来，仿佛一场浩劫正在逼近。

汽车一路狂奔，像一头迷途的麋鹿，台风中撞进家门。打开车门的瞬间，万千雨矢射来，浑身湿透，脚上的皮鞋一下子成了雨靴……可家里没有一个人。站在风雨中，我一时没有了主意。此时方知，年近八旬的父母在小河里翻菱——当天家里压倒一切的大事。

人们要团聚，我家要卖菱，这河里的半河菱是母亲瞒着我偷偷种的。多年前，我就不让他们种菱，他们脑梗多次，怕他们翻菱时落水，可母亲解释说，种菱能锻炼身体。母亲说这些是充满自豪的，有终于干成一件大事的欣慰。

此时，风疾雨大，我跟随着

走到小河边，看见父亲，顾不得讲一句话，只能通过眼神、手势交流，我知道他在怨嗔我。

在芦苇乱舞的河里，母亲像一只落汤鸡，团在菱盆里，连抬一下眼睛都非常困难，我怎么喊，她都不应，她根本看不见我。

我等待着母亲，把自己站成一株树，任“梅超风”抽刮，任冷雨浇淋。此时，稻田里狼奔豕突，“梅超风”像巨浪一样一拨拨涌上稻叶尖，稻子躬腰如奴，雨飞裂成雾，悬在半空，一拨风来，没了踪影，风的后面，又是雾，一层压过一层……

好不容易等到母亲的菱盆靠岸，她首先问的是：“收菱的人来了么？”明日中秋，我们的风俗，这天家家吃菱，今日菱角最贵，过了今夕就会大幅跌价，今天一斤收3块，明天只能2块。“今天就是天上下刀子，也要把菱角翻上来卖掉。”母亲说。其实，母亲忙了大半天，收获的菱角也只有大半袋，这生意小得实在让人看不上。

我们焦急地等待。风雨中，终于等来了收菱人。卖掉了菱角，母亲很愉快，我们都很愉快。共得46元，收菱的老板多给了母亲一块钱，说老人家太辛苦。母亲感激备至。

当日城里菱价是6元一斤。我微笑着看看老板，再看看母亲。

